

攀登高峯的人

短篇小說第二名 鄭美芳

鄭美芳（現旅居法國巴黎）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生

廣東省人

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

為了趕赴一個約會，我匆匆的走入巴黎聖拉薩車站。一月的寒流使巴黎的地面鋪了一層白雪，連樹都白了，空氣冷冽的要命。

聖拉薩車站原是一個人潮洶湧的大車站，但在寒流裡，也冷清起來了。大廳裡只有寥寥的候車旅客，他們用衣領包著頭，只露出眼睛。我也把衣領拉起來了。

「拍！」突然，我的肩上挨了一下。

「誰？」我猛然轉過頭去，一個人站在我的背後，他的腦袋也是躲在衣領裡，跟我一樣。

「怎麼？連我都不認識了？我是王啊！」他說：「去那裡？」

「一個約會，」我說：「你呢？」

「趕回學校。」王說：「我沒有時間跟你再談了，我們學校見吧！」

「再見！」我說。

我望着王的背影，他一下子就穿過了空曠的候車大廳，消失在門外。

王跟我在國內的時候就是同學，到了巴黎之後，又是同學，但却不同系。不過見面的機會倒是很多的，可能比在國內的時候還多，因為我們現在同住在大學城，又同在一個餐廳吃飯。除此之外，校園裡的中國同學頗頻集會，幾乎不分學校的聚在一起，因為我們現在都成為少數民族了，校園裡就那麼家家的幾個，還分什麼彼此呢？」

火車來了，我的前腳剛剛踏上火車，却看見王又匆匆的趕了回來。

「想起什麼重要的事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，」王說：「只是陳病了，你去看看他吧！」

「陳？」我奇怪的反問。

「就是那個怪人，」王說：「他好像病得很厲害，你去了就知道！」

「他？他？」我幾乎叫了起來：「他也會生病？你沒有騙人吧？」

王丟下那句話，匆匆的走了。我的火車也匆匆的開了。白雪早已將站外染成白的，看起來很美，但我却無心欣賞。因為我老想着陳，想看那個怪人。

陳比我早來巴黎兩年，不跟我同校，也不跟我同系，所以跟我來往的並不密切。雖然他也偶然到大學城的餐廳裡來吃飯，雖然他也偶然參加我們同學的聚會，但次數很少。他就像一個大忙人似的，來去一陣風，不是看不到影子，就是看見影子了，又馬上不見了。

「他為什麼老是那個樣子啊？」我問其他同學。

「忙啊！」同學說：「你不是看他連吃飯時間也沒有呀！」

真的，他忙得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。

「他忙些什麼呢？」我又問。

「那還用問，」同學說：「忙着兩樣事情：讀書和賺錢！」

據說陳讀起書來，是很狠的，他一個人可以關在小屋子中，日以繼夜，一連幾天不眠不休，所以功課老拔頭籌，這一點是人人佩服的。關於賺錢，他也是一個狠的角色，似乎也是可以日以繼夜似的，不論任何工都可以做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做過搬運工、皮鞞工、傢俱工、最多的時候，還是在中國的餐館裡做伙頭，聽說還是一等一的伙頭，許多飯店搶着要他。

書讀得好，又肯吃苦，這樣的人，前程無限，怎麼又會變成怪人呢？說起來那自然是他的一身打扮了，因為他除了讀書與打工外，似乎沒有時間注意自己。他的頭髮永遠像嬉皮那樣，長垂肩上；他的衣服，老是泛着油光，據說那是在廚房裡沾來的。

「他還是一個小器到沒命的人！」同學說：「賺錢可以，拔一毛就不可以，不管是對別人或對他自己，都是一樣。」同學把手一指：「你看他那套衣服，大概已有一年沒有洗換了！」

「呀！這麼說來，」我說：「他只賺不花，他不是已經成了小富翁了嗎？」

「嗯，誰說不是呢！」同學說。

除了功課好、樣子邋邇、守財奴的個性以外，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才能使他獲得「怪人」的稱號。那是他的忍，他好像很會忍、很能忍、忍別人對他的眼光，忍別人對他的諷刺，忍……忍……忍一切！

我最初以為陳能夠忍，是他的環境使然，也是他早就養成的性格。因為他的家庭環境很不好，他原生長在越南一個貧苦的中國家庭裡，每日三餐都得發愁，可是他就在那種環境完成了高中學業。據他自己說，除了乞討以外的生存方法都用上了，據在這樣「低於人下」的環境裡，不忍又怎成呢？就在越南淪亡之前，他來到了台灣，因為他一心一意要完成最高的學業，什麼苦都願意吃，所以在台灣讀書的幾年也可以說是苦不堪言的。據他自己說：「住的地方連水也沒有，夏天一星期沒有洗澡一次，是平常事。」生活這麼困苦，不忍又怎麼行？現在又來了法國，仍然是生活艱苦，不忍又怎麼辦呢？所以我認為他的忍是鍛鍊出來的，是對坎坷的生活所做的一種無言抗議，沒有什麼深刻的含意。

「其實，他已經是富翁了，他應該穿得好一點啊！」同學說：「看了他，真使中國人丟面子！」

「守財奴！」

同學在背後嘖嘖喳喳，把他說得很難聽。就是當着他的面，也是絲毫不容氣，因為大家都看不慣他的怪，也忍受不住他的怪。不過，不管他知道或是不知道那些同學對他的評論，也不管是他真聽不懂或是假聽不懂，他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，他行他素，他絕不因同學的評論而有任何改變，也沒有任何辯白。

為了證明他的「忍」，同學曾經告訴過我一個故事：有一次，在大學城，當陳經過阿拉伯館的時候，那裡出很多來自阿拉伯的留學生。這種阿拉伯來的留學生向來是最被人嫌的，他們的道德在教室裡教室外都是倒數第一的，常常不守秩序、破壞公物、隨地便溺……有時候，還愛聚眾欺人。也活該陳倒眉，這一次被他們「逮」到了。

「要想過去，先吻我一下！」阿拉伯人說。

而陳竟不生氣的照做了。

「還有我！」另一個阿拉伯人說。

而陳又竟不生氣的照做了。

「簡直是丟中國人的臉嘛，」對我講這件事的同學說：「假如是我，我會跟他們拼了！」

「可是他們人多呀！」我說。

「人多又怎樣？反正他們不敢打死人，」同學說：「頂多臉上青幾塊，身上腫幾塊，再不然嘴裡少了幾顆門牙，我才不願受這種侮辱！」

我想，同學的反應是對的，假如換了是我，也會拼着命的反抗，畢竟，這只是一件丟門牙的事！

陳沒有住在大學城裡，據說是方便打工，因為餐館在三更半夜才打烊，大學城在巴黎市郊，距餐館頗遠。再說，每天三更半夜返回宿舍也太吵人了吧？我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找到他所住的地方，那是一幢很陳舊的大樓，他住在最高的一層。看那樓的模樣，大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，牆既蝕了，柱也斑剝了，全是風雨歲月的蒼涼痕跡，看起來那麼令人心悸。

我還要一層層爬上去，因為這種古老的房子通常沒有電梯；樓梯的木板也因大樓的古老而古老了，木板已被踩成凹的，而且還「通通通」的響，灰塵和脚步声都像幾個世紀那麼沈重。

「篤！」我敲着門。

沒有聽見聲音。沒有人回答。

「篤！」我又敲門。

還是沒有回答。

他不在家嗎？我來的不巧，我正想轉頭回去，却聽見微弱的聲音，是他！是他的聲音！

「請問，你找誰啊！」

「找你！」我大叫。

他一定很吃驚，我足足的等了好幾秒鐘，才聽見他微弱而又有點驚慌的聲音：

「請自己推門吧，門沒有鎖！」

我推門，門果然應手而開了，咿呀一聲，連門都顯得那麼老舊。

陳已半坐在床上。

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，大概只有兩三個榻榻米大，牆的一面是傾斜的，很像畫家的畫室一樣。但這不是畫室，而是頂樓上的一個貨倉，那面傾斜的牆，就是屋頂。

古老的法國人在建築這種古老的屋子的時候，根本就沒有打算在這貨倉似的房子裡住人，因為屋頂很薄，完全耐不住巴黎的寒流。就像那面傾斜的牆似是，有薄薄的一層玻璃與外面的寒流隔絕，但那玻璃外面早已落滿雪了；玻璃裡面，寒冷的空氣又使它結了一層霜。玻璃裡外都覆蓋着冰，可見屋子裡的寒冷多麼嚇人！

這種屋子，除了特別寒冷外，另外也沒有水的設備，也沒有廁所，因為既是貨倉就不用着這些東西了。但這個原給堆放貨物的房子却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租金便宜。若不窮困潦倒，沒有人會住在這裡！

當然！不是陳一個人住在這裡，也有一些其他的留學生因為其它的原因住在其它大約相似的頂樓上，留學生的生活不好過啊。不過陳不該這麼節省的，他是小富翁啊，他打工賺了不少錢呢！

陳試着要從床上下來，我制止了。

「不要起來了，」我說：「看你病成這個樣子，真替你擔心。」

「你怎麼會來的？」陳問。

「王告訴我的。」

「原來是他！」陳說：「其實只是一點小病，躺兩天就好了。」

「小病？怎麼還是小病呢？」我說：「看你的樣子，爬都爬不起來了，看醫生了嗎？」我說着用手摸摸他的頭。在那下雪結冰的日子裡，我不知道他燒到什麼程度，只覺得好燙好燙。

「小病，不值得勞動醫生，」他說着又想坐起來。但我又制止了。他說：「我還可以跑呢！」

我雖然不是醫生，但從他發燙的腦袋以及他說話的聲音來判斷，他一定病得不輕，這傢伙如不是自欺欺人，就是拿自己的命開玩笑。

「走，我帶你看醫生，」我說：「放着保險福利為什麼不用！」

「可是，我沒有保險呀！」他微弱的聲音叫了起來。

按照法國政府規定，每個學生都要參加疾病保險，目的就在預防生病時付不出龐大的醫藥費，保險費是很低

的，只有少數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偷機取巧，偷偷的省下這點開支了。

他的話倒使我大大的吃了一驚，他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守財奴，什麼錢都可以省，這種錢也可以省嗎？所以我心裡非常不高興，我沒有好氣的說：

「我不管你有沒有保險，反正你一定要跟我去看醫生，」我停了一下又接着說：「人家都說你是守財奴，我看你簡直比守財奴還叫人生氣，守財奴還知道愛惜自己！」

「我不去！」陳說。

「非去不可，」我說：「你捨不得花錢，我替你花好了，我真不想看着你白白的送命！」

「可是，那是很貴啊……」

「貴也沒有辦法，」我說：「用錢買回守財奴的命，還是值得，你的大衣呢？」

「你們都叫我守財奴，太冤枉我了。」沒想到陳又躺回床中：「你們只看到我拼命賺錢，却不知道我的錢用在什麼地方去了，你們就叫我守財奴，你們公平嗎？」

我從未聞陳的錢花到那裡去了，也從未看到他那麼軟弱過，也許他真的病的很厲害了，他也有忍不住的時候。所以我倒想聽聽他的錢花到那裡去了，那是很多很多的錢，他歷年辛苦打工賺回來的錢。

「你知道我在越南還有家人嗎？你知道他們在共產黨權佔領之下依然需要吃飯？我賺的錢，都匯回去了，我那裡還有錢……」

天！我從沒有想過這種事情！天！我從沒有想到這種事情！歷年來，我們罵他守財奴，完全罵錯了。我當時覺得心痛，且也慚愧，不過，現在都不是談那個事情的時候了，要緊的事趕快看醫生。於是我對他說：

「你的大衣呢？」

「在牆角。」他說。

其實，中國學生雖時有聚，大學餐廳裡又常碰頭，但，認真的說起來，見面的機會還是少的，而且餐廳也不是長談的地方，何況每人還忙着每人的事情呢？自陳的病好了以後，我就很少聽見他的消息了，不知道他又到了，一定打工打得他的頭暈了方向。我也因為結婚而搬離了大學城，吃與住都不在一起，因此跟同學就無形的疏遠了起來，對陳的消息，就聽到的更少了。不過大學餐廳我仍是去的，雖不再是天天必去。

「嘿！」忽然，我聽見有人叫我。

我回頭，看見是陳。這傢伙，仍是老樣子，嬉皮式的頭髮，油光發亮的衣服，邋邋依舊，猜想也仍是守財依舊，雖然我知道他是為什麼守財了。

「怎麼有空把你吹來？」我問：「身體好嗎？」

「謝謝。」他答非所問。

「你不用餐？」我沒有看見他的手上端着盤子，知道他不是為吃飯來的，但還是禁不住問。

「不，我沒有時間，」他說：「很想拜訪你，打聽不到你的地址，現在請你告訴我吧。」

我把我的地址給了他，他像一溜煙的走了。

「不要望他了，」不知何時王走了過來：「這個人，除了讀書、賺錢，沒有一點人情味，跟他交朋友是浪費時間，白交了！」

可是我還是望着陳走去的背影，是的，那是一個很不可愛的影子，因為他的頭髮，因為他的衣服，但那不也是一個很有……很有……很有什麼又說不上來了。總之，他的影子不像他那麼邋邋，是很叫我欣賞的。

「告訴你一件事情，」王悄悄的說，好像生怕別人聽見似的：「那個怪人還是柔道六段高手，我是聽人說的。有一次六個阿拉伯人誘逼他，要把他推下宿舍外一道十尺深的深溝。他反抗了，只三兩下就把四個阿拉伯人打倒在地上，另兩個嚇得夾著尿跑了。」

「你聽誰說的，可靠嗎？」我問。

「雖不是親眼看見的，但相當可靠。」王說：「他有六段工夫，怎麼我們都不知道？」

「我們不知道的地能還很多。」我說：「總之，你看着吧，他絕對跟你跟我不一樣。」

我再望陳走去的地方，已經看不見他。他早已走得遠遠的了。但他臨去的那個影子是很清楚的，我好像了解了一些什麼，但就是叫不出來那是什麼？

我的家在巴黎郊外，與巴黎有地下電車相聯，交通還算方便。但對忙碌的人來，尤其對時間即是錢的人來說，還是遠了一點兒，因為要坐較久的車。

「碰！」有人敲門。

星期天，不該有人敲門的，可是門竟然響了。

「誰呀？」我應門。

門開了，門外站着的，赫然是陳。

「真不好意思，」陳說：「星期天也來打擾你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們歡迎。」我說。

他站在門口，却不肯進來。

「我今天是特地來還錢的，」陳說：「記得嗎？上次你代付的醫藥費。」

我當然沒有忘了，那筆醫藥費雖不是天文數字，但對一個留學生來說，還是很多的。不過我並沒有要他歸還

的意思，當我知道他把打工的錢全部寄回給他陷在中南半島的親人之後，我尤其沒有要他歸還的意思。我雖不是有錢人，但那點錢還是有的，更何況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那時候巴黎到處積雪，現在却已倒處都可看見花朵，春天已經來了。

「進來啊，」我說：「站在那兒幹啥？」

不知是他拗不過我的意思，還是我的屋子對他有吸引力，他進來了，嘴上說着的却是：「我沒有時間了，我要打工……」但他進來之後一眼看見我客廳的牆壁是空着的，那上面什麼也沒有，他又對着那一塊空牆盯視起來。

我去廚房沖茶，他還是眼睛盯着牆壁。

「吃杯茶吧，」我說：「烏龍茶，台灣剛寄來的。」

他好像沒有聽見，眼睛還在牆上。

「真是怪人！」我在心裡想。

他既然喜歡看牆，我也不制止他了，我真不知道他對着空牆想什麼。沒料到他看了好一會兒之後，他突然對我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要走了，打工不能遲到，我還要乘車呢？」

「喝完這杯茶再走吧！」我說：「反正不要一兩分鐘。」

「不行，我還是要走。」他說：「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好好飲一杯，這次免了。不過，你的牆上好像少了什麼東西，我在想那是什麼東西。」

陳真的沒有時間喝完那杯茶，他又像旋風一樣的走了。這一次我又望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的離去，那個邈邈的、那個油光的、那個……：像上次次一樣，我忽然又感到那個很特別、很特別的感覺，可是，那是什麼感覺呢？我還是不知。

從春到夏，我沒有再看見陳，但我對他的事情，却知道不少，因為老是有同學在談論他，對他這個「怪人」，許多人說是樂於背後談論的。我知道他又被阿拉伯人欺負了，那一次阿拉伯人似乎是存心來報仇的；我也知道，他的博士論文與口試都通過了，也就是說，他已是博士了，那可是一個人人羨慕的頭銜。

「他還不停的打工嗎？」我問。

大家面面相覷，不知他的近況。

我猜想，他既然拿到博士學位，大概不再打工了，因為他可以憑這傲人的銜頭找一個很好的職位了，那不也正是他讀書的目的嗎？可是，過不了兩天，同學們又傳來了消息，他仍在餐館裡打工，像以前一樣。

「他有沒有去找工作？」我問。

「好像找了，」王說：「但沒有聽到消息。」

王好像是陳最要好的朋友，許多消息都是從他那兒來的。我想，王說的也對，現在找工作並不好找，有了博士文憑也不見得特別，聽說有些博士還在失業呢。

餐館裡的工作雖然不好，但收入不差，我不禁又擔心起來，是不是這傢伙貪圖這份不差的收入，就不積極的找工作了？因為他失業不起，在越南，還有一大人口要靠他養活啊！

想到這裡，我不禁又洩氣了。假如是我，我該怎辦呢？我會做得比他更恰當嗎？我不禁也對着那塊空曠的牆壁看起來，它在我的客廳裡，它一直空着，我現在看起來它也有點不順眼，但却不知道怎麼做才比較順眼，掛一幅畫嗎？掛什麼畫？西畫還是國畫？

「碰碰！」又有人敲門。

「誰？」

「是我，陳！」

真沒有想到，怎麼想到曹操曹操就到了？但是轉念一想：「他來幹什麼？」對他那個忙人來說，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找我，大可到學校裡找我就成了，因為那樣比較省力氣，省時間。

不過，我並沒有猶豫，還是很快的把大門打開了。可是，大門打開之後我却大大的吃了一驚，因為我所看見的，是一個西裝畢挺、頭髮光潔、精神煥發的、神采飛揚的人，不，他不是陳！

「你……？」我遲疑起來。

「我是陳啊，怎麼，那麼快就不認識我了？」陳說。

我確實不認得他了，一個那麼英俊的人！

「請進！」我說。

這一次，他毫不遲疑的走進來了。

「這一次，你有時間吃茶了？」我說：「請坐，我去沖一杯茶來。」

他笑着，站在客廳中，卻沒有坐。

我到廚房裡去沖茶了，等我拿着茶回來的時候，他仍站在客廳裡，沒有坐。

「怎麼不坐呢？」我問。我看見他對着客廳那塊空着的牆壁發楞，就像上次一樣。

我不知道他心裡想着什麼，但我知道他一定想着些什麼，可是，那究竟是什麼呢？

我見他還是不動，只好再問：

「怎麼不坐呢？坐下來也可以看呀，」我說：「聽說你最近仍在打工，但我看你這身打扮，好像你的打工打

到電影公司裡去了，你是在拍電影吧？誰是跟你同台的女主角？假如女主角是一個妖豔性感的法蘭西女郎，別忘了也介紹我去……」

陳笑笑，既沒有反對，也沒有辯白，弄不清他賣的什麼玄虛，好像很神秘的。

我見他不願講話，也就不願理他了。他不是要看嗎？好，就由他看個夠吧！我想：怪人就是怪人！但他却不看了，迅速的從背袋裡取出一件東西，圓滾滾的，一抖，竟是一幅畫。

「我看來看去你的牆上少了一幅畫，」陳說：「所以我就冒昧的畫了一張，替你把牆上的空白補起來，你看，是否合適？」

「什麼，你還會畫畫呀？」我幾乎吃驚的叫了起來，因為這絕不是我知道的。

除對我的反應不吃驚，他又笑了。

那是一張什麼畫呢？橫有四尺，高却只有兩尺，因此是橫看的，畫中只有粗如手臂的竹桿兩截，另加竹葉數片，墨色濃淡蒼勁，顯出了竹的精神，也顯出了作畫人的工力，就連不懂畫的人也能欣賞。

這麼好的畫，這麼恰當的尺寸，如果掛在客廳裡的牆壁上，剛好可以把那空白的牆壁補滿，我好像突然坐在簫簫的竹聲裡，不只是我的客廳響着竹聲，也響在我的心裡，竹使我的客廳由庸俗而變成了高雅。

「你不是真的給我吧？」我說：「這麼好的藝術品，我買不起。」

他笑着，沒有回答，却反問我何處有釘，他準備將那一幅畫掛起來。

他真的是麼做了，他找來了小釘子、小凳子。我又遞給他銀頭。沒想到水泥牆很硬，試了很多次，小釘子才釘牢了，那幅畫勉強強的掛起來了。我覺得一室的竹聲，一室的雅趣，我以前怎麼從沒有想到？

「你習畫很久了吧？」當他坐下來飲茶時，我問。

他沒有點頭，沒有回答，沒有作聲，他只望着牆上的竹子，和手中茶杯嫵嫵的水蒸氣。

我忽然想起了這個怪人，他是不愛說話的。

據同學們說：怪人諸事認真，他做什麼像什麼。他做皮革工，就是最好的皮革工；他做廚子，就是最好的廚子，曾有一家飯店老闆捨不得他走，願以給他很大的紅股，只要他繼續下去；另一家飯店老闆更願意與他一半一半的分帳，只要他擔任他的大廚……但奇怪的是，怪人全沒有答應，他寧願零零碎碎的打工，狠狠的讀書。守財奴原是很愛錢的，為什麼有大錢放在面不挑而要挑辛苦賺來的小錢呢？我不懂，其他的同學也不懂。

現在，我端詳他，他是那麼安詳的享受一杯茶，以及仔細的欣賞牆上的墨竹，他似已進入忘我裡。我再仔細的端詳他，是了，我突然發現，那個隱藏在他身上的，我已經感覺到但一直說不出來的，我想在似乎可以說出來了，那就是他竭力掩藏起來的英銳豪邁。

原來這麼多年，他的邈邈、他的忍人不能忍，都在掩藏他內心的大志與遠見，我忽然發現他不是像我這種人

，我們只求一個有前程的事業罷了，而他所求的，遠在我們之上很多——他只是小心的不把他的雄心揭露出來罷了。在他的眼下，我自比，我們都是凡夫俗子！

難怪飯店的高薪籠絡不下他，可是，究竟什麼才是他的目標呢？

「對不起，我要向你告辭了，」陳忽然站起來說：「我這次是特別向你辭行的。」

「辭行？」我吃了一驚：「你要去那裡？」

「你知道西蒙教授嗎？」陳說：「我受聘作他的助理，下學期上任。」

西蒙教授？我怎麼會不知道他！他是美國人，在人類哲學史上，他有豐富的著作與啓發，每次由美國來巴黎講學，偌大的禮堂爆滿了不算，禮堂外還架起擴音機，使擠不進來的學子也可在禮堂外聽講，他的語言啓動了這一代的思潮。我曾聽人家說，想申請做他的入門弟子，都是一件難事，何況還要跟他共事？……我目注着陳，不錯，他的臉上就流露着那種奔上高峯的英邁豪氣，他的胸懷，可以忍天下之忍，他真的是一個怪人，從我凡夫俗子的眼睛裡看去，怎麼不怪呢！

陳說走就走，我知道我留不住他的，所以就不留了。隔着玻璃窗，我又看見他的背影，他一步一步的、走的那麼規律、那麼整齊、那麼堅強，他那掩不住的豪氣，是掩不住的。

到了牆角，他又消失了，但我知道，他是不會消失的，因為他要奔的地方，正是高峯、高峯，凡夫俗子只能仰望的高峯！